



2 020 9668 6

达代斋日记

杨昌济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达化斋日记

杨昌济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·长沙

达化斋日记

杨昌济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7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 印张：6.25

·书号：10109·1082 定价：0.47 元

(内部发行)



杨昌济先生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杨昌济(怀中)先生 1899 年和 1914—1916 年的部分日记,曾以《达化斋日记》为名发表在 1920—1921 年上海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。日记内容有读书札记、教学计划、当时时势、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论述等等,特别是后者所占篇幅较大,可供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专业工作者参考。

本书是根据一个手抄本进行整理的。由于手头没有《时事新报》查对,缺漏的日记未予补上,而抄本对于时间的排列比较混乱不清,我们参照发表时间作了调整,对其中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和漏字则作了更正增补。

本书编辑匆促,错误的地方必不可免,希望有关单位和读者批评指正,以便修订再版。

一九七八年三月

目 录

一八九九年（己亥）	（ 1 ）
一九一四年（甲寅）	（ 11 ）
一九一五年（乙卯）	（144）
一九一六年（丙辰）	（185）

一八九九年(己亥)

八 月

初一日 余之日记间断久矣，将欲改过迁善，力求进境，非此末由。曩若虚弱，往往自恕；凡物事愁忽，积愆甚矣。今幸强健，可以自勉；检束身心，整饬言貌，痛刮旧习，动蹈准绳，严立课程，力戒涉猎，强记故实，务别去取。每日三饭必有常课，坚不出门以肃馆政，从兹为始，庶有终哉！余之自课凡有六焉：日记一也，皇朝经世文编二也，御批通鉴辑览三也，宋论四也，闾墨五也，英文六也。余训徒之课凡有五焉：公羊一也，说文二也，通鉴三也，诗文四也，试帖五也。

初二日 每日记英文十字，看经世文编十页，点通鉴十页；从今日至解馆之日，除闾墨外不再阑入他课矣。此三课者有减无增，诚恐精神不继也。回思甲午乙未年间，悬三年看书之戒，尤虑不永其年；今能办此，为幸甚矣，何必贪多何必欲速哉！

初三日 阮文达文言说云：“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，以口舌传事者多；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目治事者多。故同为一言，转相告语必有愆误，是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；易于记诵，无能增改，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，始能达意，始能行远。故文言不但多用韵，亦且多用偶”。此真达于古人作文之本义矣。余每作一文，辄蹈质而不文之蔽；孔子之所谓野，曾子之所谓鄙；怠惰苟安，其失匪细。郑卿为命，修饰润色，不厌求详；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可不务乎！坐言起行，日记不得草草。

张杨园先生与何商隐论教弟子书曰：“凡人气傲而心浮，药石之施，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，进之诚实以去其浮。庄以莅之，正容以悟之，庶其有敬，轻言轻动最所当忌；说而后入之，至诚以感之，尚其有信，疾之已甚，持之过急，亦所宜戒。”余教弟子持之过急，犯者甚少，轻言轻动在所不免。十弟戒予曰：“为人师者自重当如泰山北斗，言笑举止有一为弟子暗笑，耻莫大焉。”知过不改，愧我良友矣。

闾墨有三难：研炼、酝酿、饱满。

初五日 “十口之家，主人虽贤，然令不行于子则奔败趋，令不行于仆则析汲不勤，令不行于妾则壶餐不治，令不行于童子则庭粪不除；以此为家，其家必索，况天下之大乎？”此唐甄权实之言也。余谓为人师，而令不行于弟子则其学必荒。施教有道，度其力能为之者，而后督之使行；择其过之必不宜犯，与不为而非于情大不便者而后禁之、令止。督则必行，不行则重督之勿措也；禁则必止，不止则重惩之勿措也。夫惟督则必行，禁则必止，故必度而后督，择而后禁；不度不择，杂督而杂禁之，其力不能为，虽重督而不可使行也；于情大不便，虽重惩而不可止也。如是则威穷而令轻，并其易行易禁者而不听之矣。于子于仆于妾于童子无不皆然。天子于四海，大吏于僚属，学官于士，守宰于吏民，无不皆然。

初七日 陈生光孚以三月赴上海肄业南洋公学，昨电报到省，竟以本月初四日病故。英才好学，实可痛惜。感念畴昔，触绪纷来，恸哭移时，有未可名言者。死丧之感，警我者深矣。

十三日 予历年日记多载功课，此本未载者，以其琐而无害也。今思不载功课，专抒胸臆，易于间断，乖日记之体矣。今既分段致功，日有常课，自可按日记载，备其起止以考其勤惰；行

之不懈，逮夫没齿，则一生之学问源流曲折可考而知焉，未可以为无益也。英文不记，以别有日记也；閤墨不记，以其为俗学也；宋论记以标题，毕未竟之功也。以记载功课为久远之规，而有所克治，有所发明，随日附见，行之不懈，逮乎没齿，则一生学问之甘苦疾徐抑可想而见焉。盖亦持志之一助与。

余此次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，起卷之七十一宋太祖代周之前一年也。余于资治通鉴、朱子纲目及是书，皆曾阅过，而皆未卒业，元明两代尤为事味；予故断自宋起，盖此三朝之茫乃通鉴纲目二书所未有也。友朋阅是书卒业者，阅二遍至数遍者，比比皆是，而我尚未曾卒业，岂不可耻！一前辈询近课，余以通鉴对，前辈曰：“宜看史，鉴不足观也。是区区者，吾以子为已烂熟矣。”予甚愧其言。仍守此者，知其所无，通其大略，急于众著之事理，是区区之意也。昨日看至卷七十三之四十一张咏卒，后每日记起止仿此。

皇朝经世文编前已看者，起卷三至卷九之十九三习一弊疏止；又起卷一，昨日看至二十二准孟下止。

数日间疚心之事有二：未能寡言一也，曾乱定课二也。戒之戒之！

上午看文编十页：绳苟上、绳苟中、绳苟下、衡王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赐张正随号，终王曾说钱惟演。

十四日 宋论已阅者记其标题于此，以后每阅一则即作标题记于此本。

卷一太祖：太祖论、韩通论、贵士论、不许称门生于私门论、微行论、优待降王论、赵普沮取幽州论、曹翰策取幽州论、撤筵豆复筵豆论、省官论、立封樁库论，本生父母得受封赠妇服舅姑斩衰三年论、传位太宗论、汉文景唐太宗宋太祖优劣论。

卷二太宗：钱氏归宋论、赵普论一、赵普论二、歧沟之败论、张齐贤主北伐论、用吴蜀降臣任纂述论、陈兢九世同居论、楚王元佐论、太宗无他好惟喜读书论、屡易大臣论、农器茶盐酒税论、处置李继捧得失论、陈靖请度田均税论。

卷三真宗：书院论、曹玮请复河西论、李沆论、澶渊之役论、王旦受美珠之赐论、勤俭论、陈搏种放魏野林逋论、寇准论、王曾除丁谓论。

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著议；通今与友人论学书；安福修学记；经义制事吴同论；传信录序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仁宗即位，终知开封府程琳论王齐雄如法。

十五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治安文献序；日知录序；学古录序；读大学衍义补肤见序；国史儒林传序；正学论一。

十六日 上午看文编十三页：正学论二，正学论三，赠钱献之序；安庆府重修儒学记；近思录集注后序；答顾宁人书；与汪容甫书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元昊取甘州，终仁宗追尊母宸妃李氏为皇太后。

十七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娱亲雅言序；朱子小学跋；复戴东原书；记收书目录后；与法镜野先生书；答衍善问经学书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作奉慈庙，终盛度倾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。

十八日 上午看文编十五页：文士诋先儒论；送万季野先生之京师序；送张少渊试礼斋序；寄张墨庄书；读书简要说序；日知录跋；读日知录；陈言夏传；答杨迈公书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诏复日御前殿，终韩范论攻战。

日内又萌停看通鉴专看文编之念，此大不可也。昔曾文正自定课程，每日读史十页，终身不间断，此可师也。要之通鉴断不宜不卒业，文编未能多看亦无可如何者，但使知日所亡，十页亦何遽见为少哉！

十九日 上午，看文编十三页。昨日补完前二卷，今日续看第九卷；标题加载人名。御史柴潮生益崇圣德疏；胡德迈请开言路疏；给事中魏裔介请召对群臣疏；御史赵开心恳勤召对疏；季振宜请复封驳旧制疏，魏双凤请诏令宜信疏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范仲淹以书谕元昊，终暨契丹平。

看宋论十则：母后临朝论；仁宗论；买早稻分授民种置交子务得失论；大臣条列时政论；仁宗育英宗于宫中论；朋党论；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论；韩范经略西夏得失论；韩范论；经义策论诗赋取士得失论。

二十日 上午看文编十六页，都御史魏裔介请因变脩省疏；储麟趾亢旱应诏言事疏；蒋伊因灾变请止巡行疏；任辰旦议封禅巡狩疏；熊赐履请止北巡疏；御史茅口请行言政疏；桂芳；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；御制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论恭跋；御制致变之源论恭跋；御制原教恭跋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葛怀敏败死，终诏天下州县立学。

今日多看文编数页，早饭后看说文系传，昨日下午看蒙学报，皆为无益，徒乱定课，宜切戒之。

督责子弟作文，颇伤和平之度；阅蒙学报缘起及张香帅戒早开笔为文之论，爽然自失矣。

日内忽忽不乐，实为非理。平心自问，有何不足之处耶？若大局危急，则所谓他人之事，天意主张者；尽吾一人之心，尽此一日之心而已，徒忧何益乎？子曰：“小人长戚戚”，传曰：“无忧

而威，忧必讎焉”，不可不戒也。

二十一日 上午看文编十二页：蒋伊进呈图绘疏；杨椿进呈经义；杭世骏经筵讲义；秦蕙田经筵讲义二篇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宜州蛮区希范作乱，终贾昌朝吴育罢。

看宋论二则：妖言论，屡易大臣论。

二十二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陶贞一进呈经义；程梦星进呈经说；赵青藜进呈经义；蔡新经筵讲义五篇之二。

皇朝经世文编，湖南人著录者，钞记于此。赵开心，号洞门，湖南长沙人。顺治元年授陕西道御史，官至户部侍郎，加工部尚书衔；有洞门文集。罗人琮，字宗玉，号紫罗，湖南桃源人。康熙辛丑进士，官至御史；有最初园集。

陈鹏年，字北溟，号沧洲，湘潭人。康熙辛未进士，官至河道总督，谥恪勤；有道荣堂集、陈恪勤集。

彭维新，字石原，茶陵人。康熙丙戌进士，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有墨香阁集。李继圣，字希天，常宁人，官万年县知县。王文清，号九谿，宁乡人。雍正甲辰进士，官至宗人府主事；有考古源流，锄经文略等书。张大受，字占威，祁阳人。雍正癸丑进士，官至协办大学士，两广总督，谥文肃；有奏疏。聂继谟，字乐山，衡山人。有文集。

余廷灿，字存吾，长沙人。乾隆辛巳进士，官编修；有存吾文稿。

张九钺，字度西，号紫规，湘潭人。乾隆丙戌进士，官知县；有陶园文集。

周锡溥，号半帆，湘阴人。乾隆乙未进士，官知县；有安愚斋集。

陶必铨，字士升，号莫江，安化人。有莫江诗文存。

谢振定，号芑泉，湘乡人。乾隆庚子进士，官至御史；有知

耻斋集。

唐仲冕，字六枳，号陶园，善化人。乾隆癸丑进士，官至陕西布政使；有陶山文录。

灯下看通鉴十页：起贝州卒王则之乱，终吴奎上言。

二十三日 上午看文编十九页：蔡新经筵讲义五篇之三；任启军经筵讲义五篇；尤珍进呈经义。

灯下看通鉴十页：起唐介劾文彦博，终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。

看宋论二则：程琳谏代丧论；韩富论。

二十四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官献瑶经筵讲义二篇；齐召南进呈经史说；蒋伊进呈经说。

钞公羊说文，日不暇给，因拟以三八日钞之。上午钞公羊，下午钞说文，是二日停文编通鉴之课可也。

英文易于间断，文编通鉴亦少心得；是每日仅完定课，犹有力不足之患，况求多于定课之外乎？昨又萌速完文编之念，甚矣有恒之难也。宜力持不乱定课之戒，立坚忍不拔之基，即从此起。

静坐片刻，使心气清明，然后看书，所得必多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知辰州宋信击下溪蛮，终汝南天允让卒。

予恒有自满之过，形于辞色，二三益友，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；此大病痛，宜痛加克治者也。人莫不自智而愚人，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。负质愚鲁，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，是诚莫可如何之事；惟勿好自用以益人之笑，斯为极不可忘者。曾子曰：

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诗曰：“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”反顾生平，不胜愧悚。

二十五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夏之蓉进书札子；陶正靖进呈经史二篇；彭启丰进讲经义折子；陆陇其治法论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召河南处士邵雍，终葬永昭陵。

二十六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朱仕琇原法；任启运管仲论；钱维城养民论；恽敬三代因革论一、三代因革论二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太后还政，终立向后。灯下看宋论二则：韩魏公论，濮王典礼之议。

二十七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恽敬三代因革论三、三代因革论四；刘鸿翱封建说；井田论；孙廷铨限田论；陈鹏年偶记。灯下看通鉴十页：起始命公主行见舅姑礼，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。

二十八日 灯下看文编十页：袁枚书崔实政论后；顾炎武法制；魏禧论治四则；陆世仪论治；袁枚书王荆公文集后。

看通鉴九页：起唐介卒，终以张载为崇文殿校书。

二十九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韩蕤拟策五道；卢崇俊法令应归简易疏；姚文然请省奏销驳查疏；王奂曾请简承追章奏疏。看宋论一则：王安石言当法尧舜论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罢判尚书省张方平，终以刘庠知开封府。

三十日 上午看文编十二页：姚延启敬陈时务疏；方苞与安徽李方伯书；何道生敬陈新政四事疏；蔡毓荣敬陈治滇实政疏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曾公亮罢，终出知官告院苏轼通判杭州。

九 月

初一日 上午看文编十二页：杨椿途次见闻入告疏；魏禧答曾君有书；程含章复林若洲言时务书。

今日破戒多看文编二十页，又将未看者总计一过，尚有五千三百余页，以每日十页计之，明岁尚不能完功；于是又萌改课之念；或每日看数十页，尽今年完功；或每日看二十页，尽明年完

功。既而思之，予前写日记，累次申明，定总以不乱定计坚忍不拔为期；未几面背之，是不能自胜而卒不免于恒之诮也。夫多看文编数十页，所得几何，而不能自胜，不耻无恒，所失甚大。且近数日来心神不甚清爽，而王壬秋先生公羊之说又在所必钞，是十页之课尚虑以必不已而中辍，况更增其数，其不继必矣。总之，为学之道当为可久可大之计，每日十页见其少矣，然较全不阅者则为多也；后年始完见其迟矣，然使未能有恒，必更迟也。总之不以为重，视为余课，则欲速之妄可以不萌；精神有余，用之于细看可也，用之于温哉可也，用之于举业亦可也，不用以养生也可也，何必与身为仇，见其稍有余而嫉之哉？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以邓綰为侍御史，终贬唐垕为潮州别驾。

初二日 上午复看昨日多看之文编十页：魏禧平论四篇；陶贞一为君难为臣不易论；张英读李文饶近幸论。

看通鉴十页：起颂方田均税法，终吐蕃木征降。

看宋论七则：王安石论；神宗论；知人论；熙宁新法论；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论；熙宁时无大臣论；章惇论。

初三日 灯下复看文编十页：陈祖范明太祖待解缙方孝孺论；王友亮德才论；徐旭旦重臣论；储大文用人；张望知人难，好名论；乡愿论。

看通鉴十一页：起王安石免，终更定解池盐钞法。

初四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管同除奸；陆世仪论用人；阎若璩潜邱札记论治；陆世仪论官制。

看通鉴十页：起下溪州降，终辽出邪律伊逊于兴中府。

初五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孙宝伺春秋论；程晋芳读后汉书书后；王鸣盛论两汉权要之职；赵翼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考；

大臣荐举；储大文司马司士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以章惇参知政事，终给事中徐禧护兵城永乐。

初六日 上午看文编十四页：储大文侍中之职；黄永年与陈抚军书；潘来上某学士书；程景伊代应诏陈时务疏；潘来遵谕陈言疏。

下午看通鉴十页：起夏人陷永乐，终以李常为户部尚书。

初七日 上午看文编十一页：孙廷铨请崇恬退明礼让疏；用人四事疏；~~赵廷臣~~请宽臣工小过疏；王命岳请定京官久任之法疏；~~口攸~~谢颁遇变谕旨陈言疏。

看通鉴十页：起章惇有罪免，终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。

初八日 上午看文编十页：韩英崇让论；储大文大人容物爱物论；黄永年汲黯论；沈近思重刻陆宣公奏议序；黄永年范仲淹论。

看通鉴十页：起诏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终中书侍郎傅尧俞卒。

一九一四年(甲寅)

三 月

十八日 笃亲念故，乃忠厚长者之行；中国习尚亲亲，疏远之宗族仍视若家人。虽有家族压制，及起无志者倚赖心之弊，而相生相养，相维相制，实为社会组织之一大要素。余观西洋各国教会之组织，实为统理群众至要之机关。吾国无教会而民不散，实赖有家族主义以维持之。近人有提倡破坏家族主义之说者，窃恐徒长浇薄之风，而社会终不蒙其福利，不可不加深察也。

为生徒讲教育学史，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，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，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，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：一则求理于事物，一则求理于吾心。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学则有实验之意，思则有推理之意。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，亦可作如是观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，致知则推理之事也。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，辨格物致知之义甚详。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，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，乃与陆王之说合，亦当注意之事也。

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，培根乃一转其方向，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，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，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。有治身治心之学，伦理学是也；有治人之学，政治学是也；有治物之学，理化、博物诸科是也。吾国前此学问，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师研究，独缺于治物之学，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。